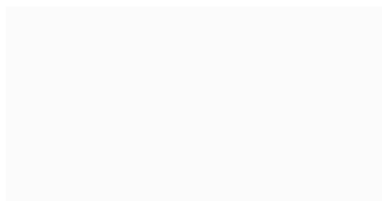


秋之水

刘 迪 著



 文匯出版社

秋之水

刘 迪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秋之水 / 刘迪著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496-1823-1

I. ①秋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73893 号

秋之水

著 者 刘 迪
责任编辑 朱耀华
特约编辑 鲍 成 甫跃辉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 **文汇出版社**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(邮政编码200041)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字 数 125千
印 张 9
印 数 1-2000

ISBN 978-7-5496-1823-1

定 价 33.00元

引子

周末，一场雷阵雨，施虐般把街道、房子、树木冲刷了一遍，然后洒脱地闪身而去，没了踪影。转眼，太阳就出来了，空气凉爽洁净，散发着清香的味道，让人想到遥远的旷野开满鲜花。

蹊跷的是，这天的雷阵雨只光顾了西区，其他几个区几乎一滴雨未降。这吊诡的天气仿佛是一场大戏之前的锣鼓。

雨后的美华路行人冷落，车也稀少，有些寂寥，宛若一个惆怅的美人。湿漉漉的路面上，点缀着黄色、绿色、褐色的树叶，有一种冷艳凋零的凄美。

底楼临街咖啡馆和酒吧的玻璃窗，透出柔美暧昧的灯光，恋人、朋友、忘年交，各种机缘叫人们坐在了一起，那些男人和女人神情丰富、妖娆，他们或讲述或倾听，世间无穷的传说和无尽的故事，流泻而出……

雨后的流光是散的湿的，迷离又恍惚，光影交错，亦真亦幻。

两个高个子男人走在湿滑的路上，时而弄堂里会窜出一股方向不明的风，将树叶掀得哗哗作响，接着树上会噼里啪啦落下大颗大颗的水珠，两个人为了躲避树上的雨滴和地上的积水，飞跃

腾跳，身姿灵动矫健，但多少还是显得有些滑稽和狼狈。

这两个步履匆匆、神色凝重的人，一个威武阳刚，长脸，黝黑，浓眉大眼，络腮胡子修剪得干净整齐。另一个也是长脸，却贵柔，白净，鬓发，五官凸凹有致，个头和前者不相上下。他们一个着耀眼的黄T恤，一个穿黑T恤，下身着黑色运动休闲裤，白运动鞋。午后的阳光照在树上，叶片闪着耀眼的银光，树叶的影子在两个男人的脸上变幻、摇晃，忽明忽暗，转瞬又无影无踪。

两个男人的个头和穿戴很容易让人误认为他们是退役运动员，但凝重的神态又叫人感觉他们是着便服的军人。总之，在这个午后，他们像一道风景。

他们径直走进了海上花咖啡馆，坐下后点烟。服务员感觉两位客人神色不对，便不多搭讪，麻利地给他们一人一杯蓝山咖啡和一碟杏仁小饼。显然，他们是这里的常客。

他们要谈的内容好像很艰难，像两个兄弟谈分家，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，但显然是话不投机。一根烟的工夫，就见他们出来了。

他们仿佛很痛苦，无视周围的一切。有人看到他们在一幢小高层公寓前停下，蒋佩低头吸烟，宋朝在说着什么，后来只见蒋佩把半截没吸完的香烟捻灭，然后两人进了公寓，很快便上了电梯。

他们当时说了什么没人知道，人们只知道在西区遭遇雷阵雨的这一天，蒋佩杀了宋朝。

第1章

上 部

两个翩翩少年走出市区。

天微蓝，秋高气爽。

高线两个男孩，在河岸边漫步，像两棵风中的白杨。

蒋佩说，前方就是大海了。

宋朝说，对，沿着河走，前方就是大海。

你去青岛看过海吗？

没有。

你知道那里的海是什么颜色吗？

听说是黄色的。

黄色？……小时候经常跟叔叔下海钓鱼，老家青岛的海是黄蓝色的，看上去，像梦一样。

青岛是个浪漫的地方。

你去过？

……爸爸退休的时候，有一年夏天带我和妈妈去那里疗养，我们住在宁静的八大天……沙滩、海水、大海像果冻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。

还想去吗？

嗯！……我长大了，一定要去看看。

第1章

两个翩翩少年走出市区，一直向南走。

天很蓝，秋高气爽。

高瘦的两个男孩，在河岸边疾步，像两棵风中的白杨。

蒋佩说，前方就是大海了。

宋朝说，对，沿着河走，前方就是大海。

你去奉县看过海吗？

没有。

你知道那里的海是什么颜色吗？

听说是黄色的。

黄色？……小时候经常跟叔叔下海钓鱼，老家青岛的海是蔚蓝色的，看上去……像梦一样。

青岛是个浪漫的地方。

你去过？

……爸爸活着的时候，有一年夏天带我和妈妈去那里疗养，我们住在宁静的八大关……沙滩像床，大海像梦乡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。

还想去吗？

嗯！

将来我们一起去青岛，看海、钓鱼、躺在沙滩上做梦。

宋朝茫然地看着他的伙伴，虽没当真，却记住了这句话。

看完你妈妈我们就去看海！

宋朝没有说话，他不知道这回能不能看到妈妈，上回来，就没看到妈妈，门卫不让。这次若不是有蒋佩陪着，他真没有勇气再来。

天越来越蓝，头顶上不时有海鸥掠过。

接近中午，他们来到了奉县农场。宋朝对站岗的警卫说，我找四队的林松如。

警卫说，请出示介绍信。

宋朝支支吾吾地说，我来看妈妈……没有介绍信。

警卫说，你们到门房说说看。

门房里的两个人在下军棋，一个胖子，一个瘦子。

瘦子头也不抬地问，什么事？

宋朝说，看我妈妈。

瘦子不耐烦地问，你妈叫什么？

宋朝说，林松如。

瘦子厉声说，林松如是汉奸的老婆，你不划清界限还来看她干什么？

宋朝小声说，妈妈不是汉奸，妈妈是人民教师。

一旁的胖子语气还算温和，回去吧！上面定的，劳改犯不能见家属。

宋朝无话，不知再说什么，默默把六块月饼和二两茶叶放到

他们下棋的桌子上，说，请你们把这些东西转交我妈妈好吗？

瘦子歪着脖子端详着宋朝说，怎么好模样都给了你们这些人？好，只要你说句你是狗崽子，我就把东西交给林松如。

这样你就快乐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呢？

那就快滚，狗崽子！狗崽子！

我是人民教师的儿子。

嗨！嘴还挺硬。

宋朝小声说，今天是中秋节……是亲人团聚的日子呀！

瘦子脸一横，厉声说，团聚，和谁团聚？和汉奸、叛徒团聚？好，我叫你团聚去吧……说完，把桌子上的月饼和茶叶一起扔出了窗外。

宋朝眼里溢满了泪水，他不愿叫伙伴看到他懦弱的泪水，边后退边悄悄拭泪。

站在宋朝身后一直没有出声的蒋佩，看到这一幕，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二话不说，像豹子一样扑上去，一阵耳光和拳脚……

瘦子声嘶力竭地喊，反了……快……快来抓人啊！

一个背枪警卫闻声向门房跑来，宋朝死命拉着蒋佩说，不好……快逃！

两人撒腿狂奔，蒋佩像一头咆哮的狮子，用奔跑宣泄着他的愤怒。不知跑了多久，跑到一片竹林里，宋朝拉住蒋佩说，他跑不动了。他们仰卧在松软的竹叶上呼呼喘着气，竹林静谧，偶尔

有飞鸟从上方掠过……宋朝坐起来，摇了摇蒋佩，你睡了？蒋佩不响，蜷缩在伙伴的身旁……父亲蒋震用带铁扣的军用皮带抽他，蒋佩也没流过一滴泪，此时为了少爷，他的泪水居然像决了堤的水。

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宋朝把自己的蓝格手帕递给了蒋佩。

少爷……你没什么不好。

我知道……

……你什么也不知道。

你看得我受委屈……

靖康耻犹未雪，臣子恨何时灭？

韩信还胯下受辱呢！

谁欺负少爷谁就没有好下场。

求你别惹事了。

等着吧……我非给那瘦子点颜色看！

蒋佩的话叫宋朝不寒而栗。

蒋佩鱼跃而起，走，我们去找你妈妈。

我哪也不去了。

我们不能白来一趟呀！

我饿了。

跟我走。

他们继续向南走，走着走着，看到前面有一片甜瓜地，蒋佩对宋朝说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弄几个瓜吃。

蒋佩跳过一个很深的壕沟，匍匐进了瓜地，不远处有一个草

棚，蒋佩抱着瓜回来的时候，被草棚里的瓜农发现了，只见几个人拿着棍子追了过来。蒋佩抱着瓜跑着，喊接着，连投了两个瓜过来，宋朝稳稳地接住。蒋佩一个箭步迈过壕沟，两个长腿少年抱着瓜一阵疯跑，等瓜农爬上壕沟，他们已经跑得影子都没了。

甜美的瓜汁叫两个年轻人感到困倦，看着枕在自己腿上的宋朝，蒋佩内心泛起柔美的涟漪，也许是伙伴睡着，他才有机会这样长久地打量他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少爷鼻子和嘴唇的曲线可谓鬼斧神工，精美绝伦，短暂的嫉妒像微风转瞬掠过，脑海里突然升起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，少爷要是个女孩就好了，他要一生一世保护她……宋朝梦中呓语，老蒋，你真够行的……吹来的海风叫熟睡的宋朝打了一个寒战，蒋佩忙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盖在了宋朝身上……

少爷醒了，茫然地看着天空，好像在回忆什么。他坐起来，拿起身上的衣服还给蒋佩，抱怨地说，衣服该洗了，都是你的汗味，害我做梦又跟你去打架。蒋佩闻了闻自己的衣服不好意思地说，哪有什么味？宋朝说，你当然闻不到自己的味了！

宋朝说，我们耽搁得太久，该走了。

两个年轻人顺着河岸往前走，走了一会看到一个工地，很多人在造房子。他们站着看了一会，继续走，远处的河岸上有一些人，他们从船上把砖头一摞摞搬到平板车上，然后运往工地。宋朝突然停住了脚步，一个女人戴了顶破草帽，正吃力地拉着一车砖。他没有喊，默默地看着……

蒋佩说，是你妈妈，走，我们过去帮帮她。宋朝连连摇头，

哽咽着说，我不去……

那你就在这里看看吧……也算见到你妈了。

宋朝转过身……我们去看海吧！

第2章

野地里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，风里有咸丝丝的味道，大海应当不远了。

蒋佩说，你爸起义的时候，毛主席不是给你爸爸发过贺电吗？

哼！他本事大了，听我妈说他做过冯玉祥的部下，韩复榘的部下，手里有蒋介石的委任状，还被汪精卫重用過；汪精卫被讨伐后，他拿出戴笠的密信，成了曲线救国的功臣，又被委以重任。

我喜欢你爸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爸总是审时度势谋略有方，总是让自己有一支整齐划一的完整队伍，手里有牌底气就足，就可以克敌制胜。

1948年，解放军兵临城下，攻打济南府，关键时刻，他接受改编，让出城门，投降了。

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使得解放军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我在你家还看过毛主席贺电的影印件呢！

宋未雨一直把那东西当护身符。

你爸够厉害。

那叫什么厉害，要我就宁死不降。

你爸反戈，避免了国军和共军的一场恶战，他自己的部队毫发无损，解放军也减少了重大伤亡，否则，我爸他们攻城的部队就惨了。

你爸不是照样看不起我爸。

我想……我爸表面上是那样，但心里还是感谢你爸的，记得有一次他喝多了，说攻打济南时，他带领的部队是攻城的主力，准备战死沙场的……他说他有今天不能不感谢宋未雨。

你爸是这么说的吗？

我亲耳听见的呀！你怎么就一点不像你爸。

我像我妈。

可你是男的呀！

男孩就不能像妈妈吗？

我说你什么好，你看你爸，他活着的时候谁敢动他？做男人就得像你爸那样。

宋未雨死了，他们开始翻他的老账，说他当过皇协军，是有奶便是娘的汉奸，是混世魔王。

毛主席不是还发给你爸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吗？

现在没人说这些，都说他是汉奸，说他抗战时在鲁西南制造过“无人区”，宋未雨自己说那叫“坚壁清野”。我不知道“无人区”和“坚壁清野”是怎么回事。

蒋佩说，你爸有福气，幸亏死得早，否则惨了。

宋朝说，他逃掉了，我和妈惨了。

别怪你爸，他不是故意叫你们顶罪，他喜欢你，也喜欢你妈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他从来不打你们，总是那么和蔼可亲……我爸和你爸不同。

你爸是令人仰慕的战斗英雄，战功赫赫！

一点不错，我爸算是福将。他从士兵到将军，打过无数次大小战斗，当尖刀排排长时，拼杀到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人；他当连长时，他们全连覆没，增援部队在敌人的尸堆里救出了他……后来他当营长、团长、师长，他率领的一个师曾经仅剩下一个加强连，百死一生，他从来不知什么叫畏惧。他能从士兵到将军，一是骁勇，二是命大。

一文一武。你爸和我爸同为行伍出身，却天壤之别。

一个叫不战而胜，一个叫战而无不胜，叫我说都是英雄好汉。

怎么说，宋未雨也是我爸……

他们走到了堤坝，黄色的海面大而壮观。

两个少年看了一会海，蒋佩不无遗憾地说，我以为会有大片的沙滩……有清澈蔚蓝的海水。

宋朝凝视着大海说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妈妈说过的话——海是历史的眼泪。

你妈妈人好，但她的话我不懂。

爸爸说，妈妈是个悲观主义者。

难怪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。

你知道什么是乐观主义者吗？

蒋佩想了想大声说，就是人定胜天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没有做不成的事。

宋朝忧郁地看着大海，若有所思地说，看海真好，看海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变小了。妈妈说得对，大海是历史的眼泪。

宋朝站在堤坝上，海风吹拂着他的鬃发。

蒋佩呆呆地端详着他的朋友，突然说，宋朝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

宋朝看着远方没有说话。

蒋佩说，你是神，真的。

宋朝说，神哪有像我这样无能懦弱的，你才是神，骁勇的战神。

蒋佩说，你是爱神……将来如果有哪个女孩子爱上你，我会嫉妒的。

宋朝第一次发现，蒋佩也会伤心。

第3章

深秋，长风萧瑟，草枯了，黄了，放眼望去，大地苍凉而又壮阔。

那个灰蒙蒙的都市早已经被他抛在了身后。

蒋佩回头看了一下西天，落日像一只烧红的巨大铁饼，浩然

壮观。他发现白昼和黑夜交替的这个时刻，万物都在骚动，野鸭呼啦啦地飞向远处水塘，群鸟叽叽喳喳在黛青色的天空中掠过，草丛深处，秋虫发出各种凄厉的叫声。更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犬吠。

当他进入奉县地界时，天刚好完全黑了，芦苇在月光下泛着清丽的白光。

星空、残月，长风、蒿草，他陡然平添一腔壮士出征的豪情。

衰柳啼鸦，惊风驱雁，一片秋声。

为寻找一条更近的小路耽搁了些时间，他没有走通往海边的那条公路。到达农场时已经晚上十点，四野漆黑，站岗的警卫已经穿起了大衣，唯有门房灯火通明，当他看到瘦子坐在窗前指手画脚打电话时，犹如猎手看到了猎物，陡然兴奋起来。

大门对面有一个废弃的六角形碉堡，他闪进去躲了起来，碉堡内的一个扇形射击口刚好对着门房。

他累了，小睡了一觉，直到换岗的声音把他吵醒。他看到下岗的警卫朝大门里走去。过了一会，瘦子也出来了，朝大门外走去，他应当是回北面的宿舍。

瘦子拿着一个手电走在前面，他幽灵般地尾随。农场大门到职工宿舍之间有一片荒地，杂草丛生很容易隐蔽，蒋佩跟在后面一直看着瘦子走进了宿舍区。

很快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哪里向左哪里向右，哪里是岔路，他稔熟于心。